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惠氏春秋說卷十五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錄監生臣張綱

春秋說卷十五

翰林院侍讀惠士奇撰

桓公

三年冬有年 趙匡曰凡豐年告廟勤民而歉先故書之非也桓宣非有道之君安得勤民而歉先春秋十二公勤民歉先豈獨桓宣二公哉

公羊傳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

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

穀梁傳五穀皆熟為有年

五年秋大雩

左傳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孔疏夏小正曰正月啓蟄言始發蟄也漢初以啓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太初以後更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迄今不改則啓蟄當正月雨水龍見當四月小滿始殺當八月秋分閉蟄當十月小雪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此謂十月始蟄也至十一月則遂閉之猶二月驚蟄正月既啓之後二月驚而走出十月始蟄之後十一月則遂閉之也啓蟄正月中閉蟄十月中閉蟄以後冬至以前皆得烝祭以建

卯之月猶可郊則知建子之月猶可烝也龍見而雩賈逵云言大別山川之雩蓋以諸侯雩山川魯得雩上帝月令云大雩帝用盛樂是雩帝稱大雩也東方之星蒼龍之宿昏見東方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鄭康成云雩之正當在四月

公羊傳大雩者何旱祭也何注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自責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

莊公

七年秋大水無麥苗

左傳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

公羊傳無苗則曷為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

穀梁傳麥苗同時也

二十有八年冬大無麥禾服氏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也得齊之糴救民之急故不至於饑

穀梁傳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穀梁以無麥苗為同時故以大無麥禾為異時

三十有一年冬不雨

僖公

二年冬十月不雨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

左傳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

月不曰旱不為災也

穀梁傳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

者也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十有一年秋八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龍見而雩

常事不書

十有三年秋九月大雩

二十有一年夏大旱

左傳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為天

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歳也饑而不害

穀梁傳旱時正也

文公

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為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

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

十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十有三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宣公

七年秋大旱

十年冬饑是年秋大水

公羊傳何以書以重書也

十有五年冬饑是年冬螽

左傳冬蝝生饑幸之也

十有六年冬大有年

穀梁傳五穀大熟為大有年

成公

三年秋大雩

七年冬大雩

穀梁傳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為雩也

襄公

五年秋大雩

左傳秋大雩旱也有過雩有旱雩故釋之

八年秋九月大雩

左傳秋九月大雩旱也

十有六年秋大雩

十有七年九月大雩

二十有四年冬大饑是年秋大水

穀梁傳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二十有八年秋八月大雩是年春無冰宋鄭饑

左傳秋八月大雩旱也

昭公

三年八月大雩

左傳八月大雩旱也

六年秋九月大雩

左傳秋九月大雩旱也

八年秋大雩

十有六年九月大雩

左傳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

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産曰有事於山蓺山林

也而斬其木其辠大矣奪之官邑

二十有四年秋八月大雩是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左傳秋八月大雩旱也

二十有五年秋七月大雩季辛又雩

左傳秋書再雩旱甚也

公羊傳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

穀梁傳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

定公

元年九月大雩　左氏無傳杜預謂過雩非也襄八年九月大雩昭六年九月大雩左氏皆以為旱則此亦旱可知

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之為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　穀梁之意以為雩月正雩時非正經書秋雩乃周之七月夏之五月故曰毛澤未盡人力未竭

雩月雩之正也月為雩之正何也其時

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經書八月雩乃夏之六月書九月雩乃夏之七月故曰其時窮力盡然則經書秋雩乃周之七月夏之五月益信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求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

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

是以重之

七年秋大雩　九月大雩

四時備曰年五穀熟亦曰年春秋紀年之書也一書有年一書大有年皆告廟而以喜書二百四十二年僅兩見而已一見於桓三年一見於宣十六年葢必人君有道而後三時不害民和年豐乃足以為喜而書於策桓宣二君皆非有道而有年且大有年啚足以為喜而志

之哉公羊曰恃有年也國無道而恃有年喜之歟抑幸之歟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謂之大饑莊七年秋無麥苗不書饑者五月無苖猶可復種不害嘉穀秋而無麥一穀不升可謂之嗛未可謂之饑也故不書饑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八月無禾追書無麥五穀不升卿出告糴是為大荒說見前大荒者大饑也曷為不言饑饑而不害故亦不言饑齊桓之德也人皆謂臧孫告糴急病讓夷我獨謂齊桓恤鄰分災救患

則桓德之及人遠也僖十九年諸侯盟于齊是時小白之卒已三年矣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則桓德之及人不亦遠乎禮有雩禜祭水旱也周官大祝六祈有禜無雩葢言禜則兼雩言雩不兼禜故春秋不書禜而書雩禮有六禜山川日月星辰禜祭山川者水旱癘疾之為害禜祭日月星辰者雪霜風雨之不時雩則惟為旱禱祭法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祭四方分為七其實寒暑即時故禜禮惟六王肅

以為六宗失之俗儒謂康成破宗為禜非也說文引祭法亦作禜不作宗豈康成破字哉禜為營域祭皆有壇故有雩壇魯之南門一名雩門水經注雩門南隔水有壇曾點所謂風乎舞雩即其處也然則禜即壇名猶泰昭王宮夜明皆坎壇之號雩者為旱求雨故兼言水旱董膠西曰雩求雨之術吁嗟之歌兼哭泣以成發氣故發氣吁嗟其名為雩周官司巫國有大旱帥巫而舞雩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上公舞師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

事女巫旱暵則舞雩求之隂故舞用羽巫用女稻人旱暵共其雩斂稻者水穀尤急水故旱而雩稻人共發斂之事而黨正春秋祭禜注云雩禜祭水旱之神為壇位如祭社稷然則雩亦可名為禜矣正雩在夏之四月龍見而雩龍星謂角亢立夏後昏見東方五禮精義曰自周以來恒星差度今之龍見或在五月以祈甘雨於時已晚於是議者請孟夏大雩必在立夏之後乃得龍見之節而春秋以為常祀故夏之正雩不書冬則農事成

無為求雨故春夏及冬三時皆不雩穀梁謂冬雩秋雩皆過也冬雩誠過矣㫥為秋雩亦謂之過哉穀梁謂雩月正雩時非正雩在周之八月九月者春秋皆書月雩在周之七月者春秋皆書時書時者言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書月則時窮力盡矣請而得雨則書雩請而不得雨則書旱及大旱甚則書饑及大饑古之人重請雩者請雨故必時窮力盡而後請焉鄭康成謂周之秋三月中而旱皆得修雩祀不必時窮力盡也抑或

然乎春秋有冬雩而無春雩明春無雩理而黨正春秋祭禜非皆雩禜也故我謂言禜則兼雩言雩不兼禜者以此雩祀山川百源及百辟卿士春秋不徒書雩必書大雩說者謂即月令大雩帝用盛樂為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則惟天子得行之雲漢之詩曰旱既大甚蘊隆蟲蟲傳云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皆旱暵之象四章羣公先正五章滌滌山川則先百辟後山川也獨二章云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瘞靡

神不宗傳云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箋云宫謂廟從郊至廟然則大雩兼祭天地宗廟徧及羣神司徒荒政十有二曰索鬼神謂修廢祀所謂靡神不宗而後世之議禮者以為雩惟祀上帝悉罷從祀羣神之位失之甚矣此惟天子則然乃謂魯之雩祀亦然則不能無疑焉穀梁謂時非大旱則不雩大旱乃雩故曰大雩且雩者乃請於上公非上帝也愚謂魯得郊天雩壇在南後世改在東非是君親帥羣

臣而請益請於上公以達上帝云爾雩索鬼神靡神不舉故以大名豈必雩帝然後謂之大哉大水用攻大旱用請春秋繁露曰大水者陰滅陽卑勝尊也故鳴鼓攻之朱絲脅之大旱者陽滅陰尊壓卑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公羊謂救水以鼓衆非攻也而考異郵分旱為四部一雩禮一禱禮一旱不為災一旱氣所由備見月令孔疏故不著

莊公

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何注禮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其言桓公何追命也

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

僖公

十一年傳春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乃惠公夷吾也王立之故復賜命受玉惰執玉卑拜不稽

首

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何以長世

二十八年傳五月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已酉王享醴命晉侯侑侑以束帛

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

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文公

元年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左傳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

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成公

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左傳秋召桓公來賜公命

公羊傳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

穀梁傳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

襄公

十四年傳秋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十二年靈王求后于齊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故十四年先賜之命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靈公名兹率舅氏

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舅敬之哉無廢朕命

昭公

七年傳秋八月衛襄公卒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竹書殷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盤庚十九年命邠侯亞圉）

右錫命七見於經者三見於傳者四

古諸侯受命於王皆於王所是為寧侯謂有功德之侯

不屬于王所者是為不寧侯謂無功德而有皐之侯然則不屬于王所而偃然在國受命於王者皆無功德而有皐之侯也覲禮天子賜舍之辭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侯氏受舍於朝乃廟門外之朝侯氏入覲出遂行三享三享畢告聽事禮成降出天子賜侯氏以車服侯氏迎於舍門外再拜路先設西上四馬次車而東重賜無數在車南使者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太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述命侯氏降

北面再拜稽首太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送再拜此天子錫命諸侯受命有如此者其見於詩則小雅瞻彼洛矣大雅采菽韓奕皆錫命諸侯之詩也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來見天子猶未爵命而服士服故瞻彼洛矣之首章曰韎韐有奭韎韐者士之祭服之韠而采菽諸侯來朝曰赤芾在股此諸侯既受爵命得服赤韍然則未爵命而君其國者皆服元士之服勲路車乘馬玄衮及黼即覲禮所以賜侯氏者又曰彼交匪紓

天子所予言以時來見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天子是以賜予之而韓奕乃韓侯入覲其詩首章曰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其卒章曰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則知未入覲之先已策命為侯伯矣且云王親命之則凡王命諸侯皆親命也王錫韓侯侈陳其盛即覲禮所謂重賜無數在車南者古之錫命諸侯見於詩者又如此若夫諸侯薨天子追命則無聞焉惟周官太史大喪讀誄小喪賜謚小喪謂諸侯喪其卿大夫之喪則

小史賜謚讀誄益賜謚必有誄辭皆太史賜之小史讀之春秋傳昭七年衛襄公卒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之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此誄辭也然則諸侯薨天子追命益賜謚讀誄歟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公羊謂命者加我服穀梁亦云生服之死行之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愚謂死而加服乃襚耳非命也錫命者錫之誄辭王之誄辭亦曰命所以尊之故小史讀之曰誄天子賜

之曰命桓公生不朝死乃命故特書以示譏文元年成八年天子皆來錫命未聞文成二公入覲于王惟成十三年一如京師而已故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言天子命諸侯有往受而無來錫其論甚正或引漢時郡縣之吏加爵賜金皆來錫而未嘗往受以駁穀梁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周官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儐鄭康成曰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食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

史由王右以策命之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祭統所謂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是也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敢專說者謂王命諸侯不必在祭日特設祭以命之故洛誥王命周公後文武各一牛此特祭以命之之禮未有諸侯不順命于王所而王遣使以命之者穀梁正論蓋傳自仲尼之徒矣古者天子立則輯瑞諸侯薨則歸圭故虞帝受終文祖輯而復班諸侯諒闇三年更加爵命春秋

天子不輯瑞諸侯不歸圭傳稱僖十一年王使召武公内史過賜晉惠公命受玉惰我不知所受何玉也典瑞治德結好則以琬圭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晉惠及文成二公未聞有德王來錫命亦執琬圭以致之皆非禮也唐風無衣武公始并晉國為之請命乎天子天子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說者謂武公厚賂周僖王僖王乃賜之命故詩人刺之然則春秋三錫命豈可謂之禮哉

隱公

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傳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六年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

桓公

三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傳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春秋致女士昏禮所無足以補其闕

俗儒趙匡斥為穿鑿妄甚

十有四年夏五闕文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案傳夏五乃衍文非闕文

左傳夏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好鄭有子人氏以字為氏也

是年春公會鄭伯于曹

宣公

十有七年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肹卒

左傳冬公弟叔肹卒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孔疏云公之母弟見經者鄭段魯公子友衛叔武實母弟而不稱弟陳公子招昭元年稱公子八年稱弟弟更親於衆公子也母弟見于經者二十而傳之所發六條而已佞夫稱弟不聞反謀鄭段去弟身為謀首推此而觀則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黄衛侯之弟鱄出奔皆所以辠其兄陳招衆辰亦稱弟者所以辠其弟也

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肹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

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成公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傳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襄公

二十年秋陳侯之弟黄出奔楚

左傳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陳慶虎慶

寅畏公子黄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黄出奔楚書曰陳侯之弟黄出奔楚言非其辠也

穀梁傳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二十有三年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左傳陳侯如楚公子黄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

慶寅楚人納公子黄

二十有七年夏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左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孫林父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

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此所謂鱄實使之也子鮮與獻公皆敬姒之子故左氏謂之同母弟而宋人力攻之異哉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公羊傳獻公歸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挈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視彼雉何注云獻公雖因喜得反誅之小負未為大惡而鱄深以自絕

所謂守小信而忘大義也

穀梁傳專即鱄喜之徒也專之為喜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鄭康成曰專與甯喜約納獻公公由喜得入已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獻公背之而殺忠於已若是惡而難親也專懼禍將及見幾而作合于春秋不亦宜乎

三十年五月天王殺其弟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

左傳初王儋季卒靈王弟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

佞夫鼻在王也

穀梁傳諸侯且不首惡況於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

昭公

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五月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

鍼出奔晉㪅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

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

公羊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為仕諸

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

奔也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左傳見前

穀梁傳鄉曰陳公子招元年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

曰盡其親所以惡㧊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

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公羊傳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

定公

十年冬宋公之弟辰曁宋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有一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左傳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地與辰皆宋景公弟而辰獨稱弟者其母弟也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地辰公之母弟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

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

穀梁傳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以尊及卑也地乃辰兄仲佗石彄亦非卑者此穀梁不知其事而以意說

十有四年秋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孝弟仁之本莊子曰仁道大矣孝不足以言之謂仁道所包者廣孝乃仁之端未可謂之本非也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其為語辭宋儒求其説而不得遂訓為仁猶行仁則孝弟非仁之本乃行仁之本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仁道固大孝弟之道豈小哉大孝謂之大仁不孝不弟謂之不仁以孝弟為行仁之本則孝弟與仁岐而為二矣且孩提之子烏識所謂行仁而無不知愛其親也然則孝弟也者根於性出於天不

學而能不言而喻此天之所與我者受中以生得之最先者歟仁之未發者曰本發者曰端親親之仁其端先見於孝弟君子觀其端則知其本故曰孝弟仁之本商之夷齊二子兄弟俱逃衛之伋壽二子兄弟爭死皆所謂求仁而得仁者也伋壽之死衛朔搆而成之故孔子作春秋深惡衛侯朔兩斥其名而錄二子乘舟之詩千古讀其詩而悲之以為天倫不滅一在首陽山一在莘亭道所謂親親之仁其端先見於孝弟者以此由是推

之為仁民廣之為愛物舉斯心而加諸彼所以擴充其親親之仁而仁遂覆被乎四海自古治天下國家者惟尊賢親親二者而已春秋尊賢故譏世卿親親故重母弟兄弟皆親也曷為獨重母弟哉曰非此之謂也先王制禮本乎人情故父謂之至尊母謂之至親兄弟皆親尤親於母弟豈謂母弟獨親乎天下惟有仁與不仁兩塗仁之中有至仁焉不仁之中有至不仁焉仁之中有至仁者匍匐而救凡民之喪不仁之中有至不仁者殘

忍而殺同母之弟以為人情所最不忍者而獨忍之則將無所不忍矣是故春秋於隱元年夏五月特書鄭伯克叚于鄢叚者鄭莊之母弟也非徒叔叚不弟其實寤生不友故一則曰姜氏欲之再則曰夫人啓之彼尚不有於母又何有於母弟故既克母弟于鄢遂幽母氏于城潁而且誓之曰不及黄泉無相見也則親親之仁絶矣我故曰人情所最不忍者而獨忍之則將無所不忍此人倫一大變也故春秋謹而書之骨肉相殘曰克公

穀二傳以為殺之左氏以為難之叔段出奔傳無實蹟皆得克之之義俗儒趙匡以為克者君克臣之名雖天子伐諸侯勝之亦曰克以此說春秋不亦妄乎又駁左氏寘姜氏于城潁以為誕妄趙匡之妄若此春秋凡書弟者皆母弟左氏公羊皆云然穀之於經其說良是趙匡駁之以為不可以訓此非駁傳乃駁經也以兩國言之則秦后子鍼楚子干比皆秦景楚靈之弟也春秋獨書秦伯之弟鍼豈非鍼為母弟乎苟非母弟則皆稱公子亦春秋之達例歟以一國言之則宋公子地公子辰皆景公之弟也

春秋獨書宋公之弟辰則地非母弟可知魯宣及叔肸同出敬嬴衛獻與子鮮同出敬姒故肸之卒鱄之奔皆稱弟此母弟之尤章明較著者故曰非駁傳乃駁經也為此說者不知春秋之義本乎聖人之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學者觀其辭則知其情亦得其義矣春秋聖人之情見乎辭者或盡其親或沒其親陳哀未為不友故陳招特稱弟所以盡其親鄭莊狠戾不仁故叔段特去弟所以沒其親說者謂招殺兄子未嘗推刃於兄非也叔段何嘗推刃於

兄哉陳哀繼死實招繼之非推刃於兄乎故盡其親所
以惡招沒其親所以惡莊云臝說者又謂佞夫稱弟不
聞反謀鄭段去弟身為謀首然則宋辰據地以叛獨非
謀首乎曷為三稱弟也宋景無道以寵向魋故而其弟
出奔仍入據蕭大為宋患而春秋三稱弟者以鄭莊志
欲殺弟宋景本無害弟之心而宋辰以憾而奔仍入而
叛故稱弟以辠辰則去弟以辠莊葢信衛鱄出奔亦稱
弟者罪鱄歟抑惡獻歟獻之歸國鱄之力也而以獻殺

甯喜而出奔故何氏以為守小信而忘大義然纖絢邯鄲終身不仕賢於宋辰遠矣則春秋惡獻又何疑趙匡之論宋儒從之且為之説曰先儒所謂母弟者蓋嫡子同母之弟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經書衛侯之兄縶傳稱嬖人婤姶生孟縶又生元縶足不良故孔成子舍縶立元是為靈公則是縶與元同母公羊以為母兄有明徵矣皆嬖人之子非嫡也然則同母弟豈皆嫡子之弟哉宋儒好言義而不考其事與其文往往失之又

云若以同母為加親是不知人理近于禽道也天下豈有禽獸而知母弟者乎若鄭莊者誠可謂近于禽道矣愚故表而出之後之學者詳焉宋儒謂孝弟非性性中曷嘗有孝弟來愚所未達

桓公

九年冬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

左傳冬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

公羊傳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

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歟在曹歟

穀梁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

十有五年五月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公羊傳其稱世子何復正也曷為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

僖公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傳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

公羊傳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何注春秋公子貫于先君唯世子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

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左傳作首止

左傳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秋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

鄭伯逃歸

穀梁傳及以會尊之也公羊亦云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猶世世子也

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左傳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公羊經文有鄭世子華

左傳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文公

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左傳作頵）

成公

十有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襄公

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五年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秋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傳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

十有一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傳稱九月案經七月同盟于京城北至九月復悉師以伐鄭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二十有六年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左傳初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弃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子與之食公見弃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元公惡而婉太子痤美而很合左師向戌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

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
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佐母)與左師則皆曰固聞
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
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
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辜也乃亨伊戾
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左傳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弒景侯

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左傳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

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

左傳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案夏四月誘殺蔡侯般遂圍蔡秋諸侯之大夫會于厥慭謀救蔡也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明蔡是時已立友為君矣故申無宇謂之諸侯公羊亦有未踰年之說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為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惡乎用之用之防蓋以築防也

穀梁傳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註乎志所以惡楚子也

十有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左傳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公羊傳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弑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

穀梁傳不弑而曰弑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公羊謂書弑以聽止書葬以赦止蔡景公亦書葬豈舍般哉止出奔晉此實事也穀梁得之師友傳聞并藏其說

定公

十有四年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左傳衛侯為夫人南子名宋朝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太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

爾婁豬盍歸我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來奔

哀公

二年夏傳稱六月乙酉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右王太子及諸侯太子來朝會盟征伐或父在

出奔或復歸反正或父殺子或子弑父或殺兄

之子或執未踰年之君皆稱世子

古有國君世子生之禮告于君接以太牢三日卜士負之保受之大夫之妾士妻食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凡接子擇日謂三日之中必選其吉冢子則太牢非冢子則降一等及三月名子則君與夫人沐浴朝服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此桓六年九月丁

卯子同生所以書于策也傳稱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命之曰同宗婦即所謂世婦抱子者其接之負之食之皆與禮合蓋三月命名于路寢且告廟而追書其子生之月日傳固明言以太子之禮舉之矣曷為不稱世子而稱子孔疏以為待其長大特加禮命如後世策拜臨軒初生之時未得即稱世子豈其然乎春秋書子同生者謹其始書子般卒者慎其終一始一終皆稱子繫諸君父也推而上之雖王世子

生及卒亦稱子書顧命曰乙丑王崩逆子釗於南門之外明王崩世子稱子天子然諸侯亦然其異者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傳稱賓之以上卿上卿者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繼子男之後僖八年洮之盟陳世子欵繼許男曹伯成十五年戚之盟宋世子成亦繼曹伯而在齊國佐前與上卿同列葢世子之未誓于天子者歟獨齊世子光八列

於會盟征伐其五會皆繼子男之後則亦未𧮪于天子也其三伐則與子男同列一在滕薛上莒邾下二在衛曹下莒邾上故曰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春秋莒邾滕薛皆小國之君而滕薛尤微私屬于宋幾不成國光初先於滕薛後遂長於莒邾故公羊以為驕蹇左氏謂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於師故先滕薛然則襄十年伐鄭齊崔杼亦從焉蓋世子在師雖國之上卿亦不序光先滕薛且長於莒邾者非驕蹇也實崔杼請于

盟主盟主請于天王而誓之為世子矣光之立也崔杼之力能立之亦能弒之春秋政在大夫其禍烈矣哉昭八年楚靈既誘殺蔡侯般遂圍蔡夏殺其君冬滅其國而執蔡世子友父死子立猶未踰年依春秋之例當稱蔡子友昌為仍稱世子公羊謂不成其子故不稱子蔡侯般弒父而自立楚子誅之則世子友乃誅君之子不當立故不成其子然則春秋書子某卒者成其子亦所以成其君也書稱子釗春秋亦當書子猛而變其文為

王子猛者以猛非適子云爾何以知猛非適子歟昭十五年王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傳無明文蓋自太子壽卒至是八年矣猶未建儲故經書天王崩王室亂蓋國本未立人心動揺王室之亂實萌於此春秋兩書劉單以王猛以者能左右之則王猛實劉單立之矣王子朝告諸侯之文曰王后無適則王猛亦非適子之弟也如王猛實適子之弟而王子朝以庶篡適晉士伯又何必立于乾祭問于介衆而後不納子朝之使哉説者謂子朝

雖長其母賤王猛雖少其母貴母之貴賤則無聞焉留此存疑以待後學昭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傳稱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而卒蘇子由引律和御藥誤不如法者死蓋君父不可以言誤也然其義見於易愚於易說既言之矣易无妄之九五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許悼公病瘧所謂无妄之疾也又焉用藥且藥豈可試哉故孔子發明其義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藥能殺人試之而死藥殺之歟抑人殺之歟必曰

人殺之況君父有疾尤宜詳慎亦以藥試之而死故君子被以弒君之名以戒後世之為人子為人臣者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傳稱蒯聵欲殺夫人南子而不果懼而出奔靈公盡逐其黨及靈公死夫人欲立公子郢郢曰亡人之子輒在遂立之明蒯聵出亡東宮虚位傳稱靈公遊於郊郢為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則是靈公欲立郢仍未立而死衛之世子非蒯聵而誰故春秋一奔一納兩稱世子正其名所以惡輒之立也夷齊

兄弟讓國孔子許其仁蒯聵父子爭國不仁甚矣孝弟根於性故不孝不弟謂之不仁宋儒謂孝弟非性性中無孝弟其不然乎其不然乎

僖公

案桓十二年冬衛宣公卒十三年春二月惠公在喪而行師不稱子說者謂兵革變禮非也其義見後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左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

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傳云在喪非謂未葬也未葬稱名既葬稱子惟公侯為然伯子男在喪稱名故鄭忽雖既葬亦稱名此春秋達例而杜預以邪說汨亂之不可以不辨康王在喪稱予末小子王曰小童猶小子云爾康王之誥傳稱既尸天子遂誥諸侯又稱予一人釗天子自稱名亦在喪之辭也

穀梁傳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此說誤左氏在喪之說得之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何氏注公羊曰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柩之前故不名

二十有五年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

洮

右衛文公既葬成公出會諸侯稱子

二十有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右衛成公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稱子序在鄭伯下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

右陳穆公卒經不書葬共公出會諸侯稱子亦

序在鄭下

成公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景 曹宣

左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

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

丘輿皇戌如楚獻捷

右宋文公衛穆公卒未葬宋共公衛定公會伐

鄭不稱子 案成四年鄭襄公卒既葬未踰年鄭悼公伐許不入例者蓋公侯在喪稱子伯子男在喪稱名春秋未有諸侯會盟征伐而稱名者辭窮則同故不入例

十年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晉厲 齊靈 宋共 曹宣 衛定

左傳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

右晉景公有疾立其子以為君稱侯以伐鄭

定公

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或云諸侯在喪出會諸侯稱子以師行稱爵如其然陳懷公在喪而出侵楚是以師行也曷為亦稱陳子哉

右陳惠公卒未葬懷公會侵楚稱子序于衛下鄭上案僖三十三年晉文公卒未葬晉襄公敗秦師于殽稱人不稱子亦不入例

王崩諸侯薨世子稱子其成王崩世子稱子釗莊公薨世子稱子般者繫諸父也父前子名屈于尸柩故未葬

稱名既葬稱子文公既葬世子惡卒仍稱子而不名無所屈故不名猶在喪故稱子諸侯薨世子在喪而出會盟征伐或既葬或未葬皆稱子而不名宋桓公未葬襄公會諸侯稱宋子衛文公既葬成公會諸侯稱衛子者降其等也曷為降其等春秋公侯為一等齊侯先宋公宋公先衛侯為一等伯子男為一等鄭伯先許男許男先曹伯滕子先薛伯為一等公侯在喪不敢當君位則降一等稱子伯子男在喪窮無所降直降稱名鄭伯寤生卒世子在喪而出奔不稱鄭子而稱

鄭忽者以此若夫會盟征伐未有諸侯而生名者公侯伯子男在喪皆稱子辭窮則同故也春秋正名之義不明久矣杜預又以邪說汨亂之不可以不辨衛成公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昌為不稱衛侯之弟武而直稱衛子衛侯不友故不稱弟而直稱衛子晉文及叔武亦不能無辠焉傳稱晉文公為踐土之盟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衛武者叔武也次于魯僖長于蔡莊蓋晉文請

於天王而命之為諸侯矣王命諸侯故稱名及登策書仍稱爵而衛子次于鄭伯長于莒子非諸侯而何禮有子攝父未有弟攝兄衛侯使叔武受盟不聞使之攝其君之位乃進則與曾蔡同班退則與鄭莒竝列叔武亦儼然受之而不辭雖無篡之志而有篡之嫌或訴元咺立叔武者非誣也說者以為叔武無辠衛侯殺之如其然則春秋曷為不書衛侯殺其弟武且叔武之死元咺訟于晉坐獄于王廷其事藏于周府徧告同盟布在諸

侯之策君子修春秋而削之獨於踐土之盟直稱衛子非徒衛成不友抑亦叔武不臣聖人之情見乎辭矣公羊雖盛稱叔武之賢而以逐衛侯而立叔武乃晉文之辠衛之禍晉文為之也不亦信乎三年之喪金革變禮僖三十三年晉襄公在喪而敗秦成三年宋共公衛定公在喪而伐鄭皆所謂金革變禮也古之行軍以喪禮處之見老子說者謂諸侯在喪出師變喪容之慘戚軍容之飾則我未之前聞晉人猶服墨衰宋衛居然稱爵此

何禮也是時伐鄭晉景主兵君子謂晉景奪人之親宋衛二子亦自奪其親不恕不仁甚矣成十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傳晉侯有疾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然則經書晉侯者太子州蒲也後之人疑之以為左氏誕妄不足信父老而傳之子古之人有行之者矣故禮稱宗子之父蓋身為宗子而其父猶存也且父在而傳位於其子在春秋以為變在後世以為常春秋有譏父老而子代從政者故晉侯在而立

子以為君直書之以示戒又何疑焉孟子善說春秋其說春秋也則曰其事其文其義其義在經其事其文在傳後世俗儒蔑傳而尊經則其事其文盡亡而其義亦亡矣名為尊經而實蔑之何尊之有哉

桓公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孔疏大司馬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爾雅冬獵曰狩周之春正月即夏之仲冬也國內狩地是其常不書必于郎于禚蒐于紅及比蒲昌間非常地乃書

左傳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

公羊傳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注夏不田者春秋制也以為飛鳥未去於巢走獸未離於穴恐傷害幼穉故於苑囿中取之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諸侯曷為必田狩一曰乾豆第一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髃中心死疾鮮潔故乾而豆之薦於宗廟豆狀如鐙膘腴小狀了二反三倉云小腹兩邊肉說文云脅後髀前肉腸魚俱丑苟二反說文肩前也字林云肩前兩乳骨也二曰賓客第二殺也自左膘射之達于右髀達心死難故以為賓客髀方爾步啓二反股外也三曰充君之庖第三殺也自左膘射之達于右髃中腸胃汚泡死遲故以充君之庖已有三牲必田狩者以為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所以

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為田除害狩例時此月者譏不時也周正月夏之十一月陽氣始施鳥獸懷任草木萌芽非所以養微

䝟羊貂子小二反一作䮡音賢

穀梁傳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周禮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

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　孔疏大蒐大閱公身雖在例不書公國之常禮故也昭十八年鄭人簡兵大蒐在城內此非田獵亦在城內可知

左傳秋大閱簡車馬也

公羊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何注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

穀梁傳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修教明諭國道也平而修戎事非正也其日以為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左氏無傳或云火田

公羊傳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咸丘者何邾婁之邑

也

莊公

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二傳作郜）

公羊傳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

何諱與讎狩也

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

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

也

八年春王正月甲午治兵

左傳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孔頴釋天云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孫炎云出則壯者在前故曰尚威武入則老者在前故曰反尊卑此治兵于廟軍旅之衆廟不能容蓋告于廟習于巷也

公羊傳祠兵者何治公羊作祠出曰祠兵殺牲饗士卒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入嫌於廢故復振訊

穀梁傳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

昭公

八年秋蒐于紅

左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穀梁傳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槷葛作作褐質椹也槷門中臬流旁握四寸為握車兩轊頭為旁御轚者不得入轚古帝反挂也又維也挂户卦反又音封礙也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

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穀梁以秋蒐得正欲見以正刺不正

十有一年五月大蒐于比蒲

左傳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

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范甯注穀梁謂時有小君之喪不譏喪蒐者重守國之衛安不忘危

二十有二年春大蒐于昌間

穀梁傳秋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

定公

十有三年夏大蒐于比蒲

十有四年秋大蒐于比蒲

哀公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左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羊傳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則微者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

穀梁傳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也

右大閱一治兵一焚一狩三蒐五凡敎民習戰

國之常事不書非常乃書天王狩于河陽不入例

周禮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閲遂以狩田春振旅辨鼓鐸鐲鐃之用其田以火弊夏茇舍辨縣鄙州邑之名其田以車弊秋治兵辨旂旜旐旟之號其田以羅弊冬大閲戒衆庶修戰法其防尤廣其禮尤嚴較三時為大故以大名其田以徒弊此四時之田皆所以教民習戰且致禽獻禽春祭社夏享礿秋祀方冬享烝皆國之常

事也故四時之祭禴祀烝嘗四時之田蒐苗獮狩春秋皆不書必有故然後書桓四年春公狩于郎周之孟春夏之中冬也狩得其時曷為書于策哉左氏謂書時公羊謂譏遠何氏謂諸侯田狩不過郊其意以為狩雖得時而郎在郊外故譏之古者田皆在野野有險易虞人芟除以為防爾雅郊外謂之野何氏乃云狩不過郊豈其然乎昭九年冬築郎囿左氏亦以為書時不譏其遠為公羊之學者皆以為夏不田取之苑囿則似郎囿非

遠地桓十年來戰于郎公羊又謂郎近乎國戰則言近狩則言遠學者惑焉愚謂桓狩于郎莊狩于禚禚遠而郎近郎正而禚不正春秋欲以正刺不正故書于策非譏其遠也孔疏謂大野乃魯之狩地猶鄭之原圃秦之具囿哀十四年西狩于大野得其地故不地又何所據而以大野為狩之地乎且郎在高平方與縣東南大野亦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孰遠孰近必有能辨之者桓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莊八年春王正月甲午治兵郎周

禮中冬教大閱中秋教治兵鄭非也左氏謂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何氏謂三年大閱五年大蒐然則二者皆三年一行國之常事而特書之者大閱防齊難治兵欲圍郕也曷為防齊難齊與紀皆魯舅甥之國齊欲滅紀紀來諮謀公為之請婚於王故八年遂逆王后于紀至十年三國來戰齊獨主兵非以魯曲為紀謀背於齊而黨於紀鄭不然齊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雖怒齊人焉肯以燕師助之哉桓七年春二月己亥

焚咸丘左氏無傳公羊二家謂之火攻且以咸丘為邾邑則不然咸丘魯地在大野之南周二月夏之十二月昆蟲既蟄而以火田未為時失晷為書而譏之禮云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皆教民習變之事周官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從之鄭司農謂三月本昏時心星見于辰則出火九月本黄昏心星伏在戌則内火本者星之本位見與伏

皆據月半後而言鄭康成謂祭祀是中春蒐田之禮中春以火田至季春火出民乃出火然則出火在季春火田在中春十二月非其時故譏之說者謂出火乃陶冶之火若田獵則自冬至春皆得火田故爾雅曰火田為狩愚謂羅氏蜡作羅襦謂罔羅禽鳥鄭注以漢法證之云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則似冬田亦得用火衆說雖殊當以周官為正春蒐火弊國之法也且國失火野焚萊皆有刑罰除陳生新牧師焚牧亦在孟春苟非其時

失火有罰放火有刑十二月焚咸丘是為野焚萊非時放火已違火令而廣原大澤盡燎為灰不仁甚矣故謹而志之云爾說者謂春秋書蒐五皆在昭定之世自蒐紅之後大蒐于比蒲一昌間一又連歲于比蒲者再獨異于它公乃見二公在位君不得有其國而奪於大夫大夫不得專其政而制於陪臣各恃兵威以為强假大蒐之名陰擇其材力之可任者以植私黨使國人莫敢睥睨終於不可制蓋傷公室削弱㾓臣下恣横也愚案

成二年戰于鞌魯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四卿並將則魯舊有四軍至襄十三年作三軍三家三分公室各將一軍及昭五年舍中軍三家四分公室季氏兼將二軍孟孫叔孫各將一軍仍舊四軍盡屬三家而公無一旅一卒之衞矣故冉求謂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之車亦足以敵齊之衆也春秋五書蒐皆在昭定之世獨異於餘公者以此然謂蒐不言公者政在三桓則失之大蒐猶大閱桓六年大閱亦不言公

豈政在三桓哉春秋惟狩言公餘則否避不辭也若云公大閱公大蒐則不辭

春秋說卷十五